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九

練子寧方孝孺列傳第五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練子寧名安新淦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與金少保幼
孜同邑相友善謂幼孜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
臣其忠氣相知有若此及既得舉入對廷試策直言近
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輙戮非育
才用人之道上以其敢言擢一甲第二授翰林院修撰
尋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爲
左右侍郎已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之敗子寧執之于

例數其爲賣國賊臣請斬以衆皷不聽自請不能執法除奸之罪先後誅不省北兵既渡淮周是修疏詆諸用事臣誤國爲所訴子寧廷斥諸用事曰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而是時子寧一腔熱血欲灑無地已而金川門不守衆果起於景隆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遣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爲白上上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也父克勤洪武中為
寧州守自有傳孝孺幼精敏雙眸炯炯讀書以寸為日
人呼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閒歷覽孔子周
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年二十以文章遊宋太史濂
濂先生之門其持論嘐嘐然動法先王嘗曰定天下之
事者唯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唯比閭族黨之法乎有
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又曰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
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能
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洪武十五年以學士吳沉薦召見上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尋詿誤械至闕下上故識孝孺特開釋二十五年復薦至上時重繩削孝孺陳說教化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爲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已改文學博士修太祖實錄爲總裁建文君好讀書常召使講解臣僚奏事命就扆前批答建文君方銳意周官孝孺亟欲將順以黼黻太平友人黃巖王叔英貽之書曰凡人有措天下之

人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illegible]
才者也賈[illegible]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
之於高祖[illegible]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從[illegible]
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
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
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
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
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
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

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皐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
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
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
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
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
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一
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
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
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illegible]

慮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余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旣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孝孺得書不答日與建文君講論周官法度而是時品官階勳攺如周禮卿

大夫士之制承天午門等門名易以皐門應門等名皆用孝孺議也靖難兵起詔檄皆出孝孺手齊黃雖用事急輒倉皇失職孝孺顧能畫奇策間燕王父子燕王幾殺其世子燕兵渡江力勸建文君固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不聽時齊黃出走徵兵孝孺獨留宮中火孝孺服斬衰哭臨于家初文皇南下姚廣孝啓曰南方有方孝孺者此有學行人負盛名必不肯降陛下幸勿殺殺此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入使孝孺門人德慶侯二子廖鏞廖銘往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不識一學

耶兩子復命上使人繫置獄中及草即位詔上欲孝孺
筆召至殿前哭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
欲法周公輔成王爾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
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
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朕家事先生
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
孺投筆大哭曰吾腕可斷筆不可枉文皇大怒曰汝能
遽死耶朕當臧汝十族也仍繫獄中每抄提輒示孝孺
孝孺知友門生僇殆盡孝孺不從乃磔于市孝孺欣然

從刑爲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妻鄭及子女先經死連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廖二子拾孝孺遺骸瘞聚寶門外亦見收論死是時溧水尚書魏澤謫寧海典史藏其幼子以故孝孺今猶有後洪熙初詔寬奸臣黨方氏遺族始有還鄉者矣建文元年孝孺試畿輔士命題托孤寄命章得長洲人劉政卷書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之舉第一人孝孺刑政慟哭不食而死孝孺季弟孝

友就戮時孝孺見之不覺淚下孝友口占一絶云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人以爲無忝於忠臣之弟云

論曰余觀方孝孺所著越公子對五千餘言未言而也以布衣問爲邦聖師韙之子車氏稱堯舜遊諸侯君子大之遂陳其志以爲古先聖王之政朝設誠而暮奏功思深哉不可謂非王佐才也見謂迂濶而遠事情然讀其深慮論十首施爲大畧頗具姑附其一二于篇其論井田曰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今國家法

立令行足以乘勢有為之日舉而措之無難謂井田不可復行於今者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嚼毛衣皮而寢車上巢下窟以相居拊手鼓腹以為娛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紀防禮義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宮府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為不可行哉或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

夫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
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也民何爲少哉今
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
於此時或援王莽嘗行謚以不可盖謬矣王莽之亂非
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
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
田海內、、況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然而漢唐不行
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時無其
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

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䟽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虗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犇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則小民已代之輸

大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廢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于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其論教民之法令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

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咸屬于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月吉則集一畦之老少聽于正使少者一人讀古訓正釋其義坐而戒勸之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正立而宣敷之衆北面跪而聽讀既訖一畦中之善惡列而登于册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

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知
隣曰卹貧曰助同巷曰敏好學其惡反是保有學以第
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
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
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
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
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俾家之修修而有聞則復教之
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
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諮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

遇相揖作相勖語相讓飲酒相命召君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學于睦之正取其群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爲績最者其家復免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葬死而絕者食病而寠者敬德而文者執強悍狠愎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其明教論曰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得爲大夫有

六德者亦俾舜升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其人剛毅而重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偽者得參之以爲大臣之儲其人慈良而順愛者必可以治民

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䘏患之道辨邪察訟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以爲牧伯之儲教其疏達而明斷者爲百官衆職之儲教其強識而通敏者爲文學典禮之儲教其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者以爲疆埸將帥之儲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太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太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行

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任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鄉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旣升而闕則即克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孝孺之言曰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一世周之治可復見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

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高韓楊楊尹平列傳第五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高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也巍母老而病疾巍將養極勞苦母亡廬墓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上嘉其孝旌焉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十八年上疏請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以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上嘉納後斷事不備上旨當得罪以議貶謫戍貴州建文初上疏陳情放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起餘曾上書論時政借漢為喻其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

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盖欲藩中國而禦四夷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賈誼所謂股大於腰指幾於股若此也賴文帝寛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祈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誅叉僅廢處蜀郡巳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謡景帝寛厚不如文考輔以晁錯之深刻侵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割群雄混一區宇鄉曰天與人歸是類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

凡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
庶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必
以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其人勇悍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
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是也
比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
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
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其北雖曰沙漠寒凉不毛然其地
廣畜馬牟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

則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襄齊兗寧遼谷代慶肅之屬星羅棊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其裁制諸侯之長策也以臣愚見盍師其意

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
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子弟
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
王之少其分而減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
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
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
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
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
天下亦猶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

有腹膺四支之患人身疥癬之疾也骨肉之患人身腹
心之疾也疥癬之疾有時撫療命良醫修方一掃之而
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今臣以一身
百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
物百體之聽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
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
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
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
五臟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

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
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
鑒察焉書奏天子奇其才未逾年北平兵起命從李景
隆出師參贊軍務魏請使燕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
令其休兵歸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魏自稱
國朝處士臣高巍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下巍聞世之
所謂大丈夫者盖以其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
社下足以安黎庶而無一毫徼利干譽之心焉爾巍樗
櫟之材遨[illegible]野經史自娛内有飽煖之樂外無攖奪

之覆沐浴皇朝之恩厚且深矣嵬雖無丈夫之才而有
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
不朽也頃我太祖高皇帝上賓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
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
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
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意何出
今在朝諸臣文者智嵩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
殆無不勝之理嵬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遂纖
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嵬有一策

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役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魏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蓋術許太祖以順行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即避位居東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于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撤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天下賴因時乘

隊卒衆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擁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陛下乎魏竊念大王帝室骨肉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魏言上

表誅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猶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可成之計事魏不知孰優也況大喪未終興師旅其與太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逕庭已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簒奪嫡統之議在而事成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倘有蹉跌於斯時也追復罪狀之罪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魏復上書言大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

亦如周公有頑庸之逆無驕悖之形輔我天子守成同成王使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反覆數千言末言魏白髮青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父家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臣魏孝行魏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魏至願也加果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魏亦有以藉口矣昔冉上不報已而景隆兵敗魏白拔南歸至臨邑遂與鐵鉉還保濟南鉉既拒却北兵爰諸將佐魏有賦志廿今其辭不全其後文皇入國魏縊死于驛舍

而以高參軍真一奇男子也何讓魯仲連子而不能如
連子之功見言信此其志亦長若已然闕下而身亦殉
之正乃連于不肯帝秦之志寧蹈東海而甘之誰謂何
豈書生徒以口舌爭論已哉山泚行伍卒雞義者不知
其何如人其慷慨似之事見於難紀要亦翩翩國士風
也余謂齊黃之誤國豈一朝之士皆盲無一諫止何
也衛兵嚴劉乃獨慨與御史韓郁湖廣參議楊砥二三
人言之吁已晚矣時有楊本者憤諸將之不力上書自
效亦一材畧士也耶于一筆以塞其志及夫國難危歷

御史尹昌隆始毅然請以周公故事許之其計畫似無
猥之至不知伊尹乃變前不敢流矢倫臨之以高廟在天
之靈朝夕君臣大義若鄭儋越燕王何辭以對也
歸郁秉羊何許人洪武中薦舉為御史李景隆之後將
兵北行郁上書於建文君曰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
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銳而佐之無人以
致激之而生變也盍嘗仰彼諸王既廢而思之以言其
親則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皇帝之手足也
以言其尊則皆陛下之叔父也彼縱可廢而太祖之遺體

不可殘也視之手足不可缺也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身爲天子而使厥子厥弟有遭殘戮試測其心爲何如哉臣竊恭念至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㢡藩封之太重謀張例之權衡疑之太過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矧周王旣

齊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今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輙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巳出入帷幄預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繇此觀之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察此臣愚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

臍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遜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不聽仰不詳其所終

楊砥者字大用山西澤州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孔子廟從祀砥請退楊雄進董仲舒從之陞湖廣左參議建文二年春入朝上書請罷兵不宜自翦其枝葉詔槪其職事見革除紀文皇入閩起為鴻

臚卿喪父廬墓三年服除陞禮部左侍郎坐巡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陞太僕寺卿督牧苑馬寺卿母艱賜鈔千錠命護喪歸葬未及家卒上悼惜之遣官賜祭焉

楊本中年人或曰處州人有材畧精於道法建文元年以太學生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從將當見大水淼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師師北向本持一鐵棒三十斤歸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

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終日出戰請諸將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已熟乃爲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魏國公徐輝祖私存姊妹之情敗喪士馬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筭并皇上責問歸罪

群下此寔總兵之罪也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仍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聽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太山矣疏上建文君不能用予之一軍本憤激帥孤軍獨出遂被禽縶北平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材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

職有功而爵賞不及

尹昌隆字彥璟泰和人也洪武十七年以國子生舉應

天第一明年進士及第第二授編修改御史建文君即位視朝晏呂隆諫曰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詩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此齊君之所以早朝也我太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嘗見日而御內宮今或東方既曙鐘鼓初開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待賢之意也若曰四方無虞可以從容於殿陛則民情可畏大獄嚮興誠斷不安席之時也若曰天下乂安可以優遊於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兢惕

勵之日也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惟恐患生於所忽尚何可有一息之或怠乎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庶使百官見之有所視傚各務修其職業則政舉民安太平之治永保無虞矣建文君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人皆知朕過元年京師地震昌隆上言曰臣聞人事順其序則天地安其常人事失其宜則天地示其變故天道健而動陽之義君之象也地道柔而靜陰之義臣之象也陽伏而不能舒陰縱而不能抑於

是乎地震此爲陰盛陽微奸臣專制之有其漸矣蓋微
指黃等用事諸臣也貶福寧知縣尋召還職未幾燕
兵長驅而南昌隆頓足曰今日之兵力非不足不能止
燕兵之不來將足恃乎兵足恃乎乃拊心上言曰臣觀
今天下之事勢已去矣陛下尚不之悟耶臣見北來章
奏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今爲陛下計不若即以其言
而反之亟請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伸大義於天
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
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匹

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皇入國首榜奸黨二十九人昌隆與焉執將就刑昌隆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按也上命緩昌隆刑檢其奏閱之流涕曰大燒頭君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之諭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往事之爾能盡誠輔導朕不爾忘命爲北平按察知事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授中允後改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官屬見震每以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相戒不敢白事會昌隆有所白不應移時

後白之震怒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爲昌隆踧踖退去或謂之曰今旣請不得公稱事東宮皇太子亦知公何不啓取令旨行之昌隆從之震大怒奏昌隆傲慢很愎專多專行臣以職守相繩動爲所拒無屬官禮且身爲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假託宮僚怙勢恣欲樹結潛者無君之心遂下獄尋赦免還職而震必欲殺之谷王又連昌隆以谷王曾保奏爲長史論死沒其家震病時時號呼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其故曰昌隆守欲殺我竟死

平安者滁州人初名保兒太祖養保兒及馬兒金剛奴周舍道舍等爲義子分守新附城邑保兒父定從太祖起定江南積功任指揮同知從常將軍克元都爲燕山右衛指揮使洪武三年從大將軍北伐戰没安襲父職爲密雲衛指揮使歷陞右軍都督府僉事靖難兵起充參將從李景隆爲先鋒進敗燕兵白溝河安驍勇善戰持長槊往入燕軍莫有敢嬰其鋒者朱能爲燕先鋒兩人鬬戰殺傷各相當日暮乃罷明日復戰未有勝負東北風大起盡卷沙石以迎南軍安軍大潰還與鐵鉉共

守濟南齊南圍解進軍定州大戰槁山斬燕大將陳亨尋走東昌與庸合大奏捷還軍真定明年三月出真定與戰單家橋禽燕將薛祿祿脫走再戰藁城燕王自帥驍騎出安陣後突擊安縱強弩射之矢集王旗如蝟所殺傷甚衆東北風復大起安軍大潰走還真定安自出兵數遏燕王每欲勝輒遇風變而敗已瞯燕王出北平自帥偏師進攻北平分兵擾其耕牧王遣劉江還救安不能克乃還建文四年進副總兵燕兵攻宿州安以步騎四萬自真定出躡王後王兵伏淝河待安燕將王真

百騎誘戰安麾前騎圍之數重殺之安引三千騎君比
晰王帥數十騎挑戰安軍胡騎大耳灰素驍勇持矛直
趋王前相距十餘步燕騎指揮童信射之中馬馬踣爲
所禽安以數騎遁去尋大戰于小河斬燕將陳文王師
敗走安操長鎗馳馬追王幾及之安馬忽蹶不得前王
得脫去先夕王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貌美髯乘白
馬操大刀從西來言救擁馬即砍安馬應聲而倒既覺上
私自喜已與安戰果如其夢爲安軍尋徙靈壁燕兵遁
[illegible][illegible]道安軍分出護糧王率諸將戮力攻靈壁王先登

以姚安王愛其材勇釋安縛簡銳卒衛送北平命世子及郭資善視之王即大位召安問曰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安曰爺若及今屠則無今日矣上壯其言嘆曰父皇止養得此小廝耳命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永樂七年安入見上曰保兒而尚無恙耶蒋之也安以上言爲憾之是夕雉經卒上深嗟惜焉

論曰平安我太祖以遺之聖子神孫之一忠臣義僕也當其追及燕王不敢以無道加遺豈其力不足哉良亦以主僕之分等于君父即以其所以事聖孫者事燕王其

敢有差池微天之幸得奉燕王生而致之闕下其心也而又惡知夫天心之簡在於燕王也追夫曆數有歸安曰今日之舊主猶吾前日之舊主也昔事之如一已耳六七年間聖天子已無隆薄進退之際入庭一見寔喜之耶抑憾之耶然使追思往日周旋顛沛中頗何厚矣雖欲勿死惡得而勿死

程濟河補藏列傳第五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程濟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爲岳池敎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有法術殺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濟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遂下獄已而北兵果以是日起乃赦濟出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悉列統軍者姓名濟夜往祭碑人莫

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一再椎遽曰止止爲録碑文來按碑族之諸將無一脫者濟姓名當椎脫處得免人於是始知曩祭乃禳之也准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好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建文居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乃僧爲建文居落髮從御溝去數遇險幾不免濟皆以術脫去和

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還至南京人猶有識濟者莫知其所終翔爲監察御史靖難兵入翔服喪服見文皇大哭語不遜族没文皇令給高氏産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論曰余觀程高兩公自許人各行其所志均能不負其生平而程公之心他人未易識也夫程公已知北兵之以是日起豈不能知國以是日亡乎何以不能爲深林之鳥何以不能爲沉淵之魚栖栖然出入軍旅之中裴

徊爲戀主之犬又何愚也嗟乎死者死矣我能死而君誰與生逃者逃矣我能逃而君誰與亡數十年間以與吾君艱難險阻之共嘗出天之上入地之下訪儀傚之使四出而莫知其所以生莫知其所以亡其相從夫就之跡又何奇也迨夫世易時移人已老而欲盡仰視天日當在廻光返照時矣爰乃奉其故主俾歸老于首丘寧藏忠而不有其守死而無聞孔子稱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知可及而愚不可及余於程公亦云其他有若雪菴和尚河西傭補鍋匠馮翁東湖樵夫諸

人其行甚苦其志甚可悲士君子生當亂世何不幸乃爾乎然卒晦其名以不戚其族猶幸也

雪庵和尚名雖不知其姓是時和尚尚壯年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至重慶大足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皆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封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

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知和尚亦知景賢言遂將儒經不誦且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貫楚詞袖之然小册急檢難中流閉讀一葉輙投一葉於水投已輙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囿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俠客客至輙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瞋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落筆成章詞不甚工緻然豈氣

煥發又能感悟人或曰和尚嘗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成祖入金陵傭破葛衣走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常衣葛衣過河西依莊浪豪家爲傭傭所受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亦破綴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去不肯直悶悶不答傭錢稍有

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闌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帰家便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又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且令挑担從有後暫學補鍋者

翁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麼間人皆識之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取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一日夔州市上逢爲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辭不得聞二人語訖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尚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訓蒙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即剷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平耕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建文安在答曰焚

去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也
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覩轉藏閣藏上嘍嘍有聲異
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
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敗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
次銓録其可識者得梁田玉梁良玉郭良梁中節梁良
用宋和郭節　潮何申凢九人人僅數言詔各爲數語
贊之
玉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田玉與葉御史
髡髮爲僧避去贊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賢淪没久

而同歸

梁良玉梁郎中之從兄弟也爲中書舍人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南度大庾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遭彼海潯訛書玩市資以合餐屯如邅如台此陸沉

何中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一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曰兩淮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丗一愓息

娶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相率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八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揚檝懷我好音昔欠一死留名是平以完我族族明其心

宋和與節皆中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何州海州人不知任何官三人相友善素以忠義相勖遂相約棄官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贊曰箕子陳範厥氏隱一義有從否道有宜昔烈烈英賢寔參寔宜鷗

梁中節亦定海人未詳仕何官郭良不知何許人中節少年好讀老子太玄經與良棄官同約爲道士入山修行藝日盤言導引嘯傲林皐頹波莫挽使我心勞

鄭端簡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采薇峨峨潛龍窈窕宜爾谷各箕潁而耳潢上山椒水涘天涯海滸會其可逐鼓以南音昔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雲蒼見虞淵夜沉孰可護此悠悠古今

余按紹興志流寓傳無名氏二人當永樂初一爲樵者寓卯溪日擔薪兩束足食則已食已往坐詩溪沙上盤

已報亂其沙入瘞之一日忽從後持地乃得詭其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醒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竟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飡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從來一點真公為僧寓雲門寺勿從二童子携茗具筆床泛舟四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留一字兩人者皆不知何許人也

余誌革除時事已著有紀有列傳疑與信姑從之總之皆稗史也續有聞余以侍書史仲彬具叙其從建文君出亡始末凡八則今爾十餘世究有見其流離悲苦之

叛高今併彙而誌之蓋言金川門之失守也建文居長

吁東西走欲自殺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

進曰昔高皇帝升遐時有篋遺曰臨大難當發收藏奉

先殿之左群臣請急出之篋四圍皆固以鐵程濟發之

得度牒三一名應文指帝也一名應能一名應賢於是

吳王府教授楊應能出受牒而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

應賢非它人臣也高皇帝有遺命矣臣願從亡篋中具

有袈裟帽鞋及剃刀白金十鋌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

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當會于神樂觀之西房帝

已敗也程濟即爲帝祝髮而二人亦祝髮各易衣佩牒時在殿中五六十人皆願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皆遣去獨九人從帝至鬼門所鎮撫牛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即死俯首出鬼門而舟艤岸待矣帝問汝何人何以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即前望上賜名王昇者也夜夢高皇帝御奉天門命臣明日午時于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伺候臣是以來步至觀果薄暮也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三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

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參
政蔡蓮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
希賢松陽人翰林編修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
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
馮淮黄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𨛦王府教授楊應能
資劉仲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
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illegible]人中書舍人何洲海
州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蘇州人帝曰今後但師弟稱
呼勿拘禮數諸臣泣諾於是[illegible]之[illegible]池[illegible][illegible]道士夜飡

厚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不可多亦不必多 二三人相從餘俱遙爲應援可也師曰良是所定左右不離者三人程濟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淮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時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稽主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不若往來名勝

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駐錫于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於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玉史仲彬師曰此郊壇也可暫不可久明旦必行微明牛景先與彬步至中和橋謀所以栽者有一舟聞聲爲彬鄉人急呼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凶吉者也與牛大快亟奉師且至彬家同載七人爲程爲葉爲楊爲牛爲馮爲宋及彬也倏令散走師居數日新皇帝徧籍朝臣之遯去者四百六十三人削籍追勑命遂及彬即日師同彬比丘一道人逸滇南去駐錫

于永嘉寺明年癸未諸弟子約集襄陽廖平家共[illegible]
而馮淮則先巳至滇見師還至襄陽言師即以明年來
遊天台諸弟子今年無煩往來而梁良玉是年物故矣
其明年甲申牛景先來語彬曰師將至矣越數日師果
至程楊葉亦至坐未幾師曰我明晨當即去彬曰柰何
乎即去也師泣曰我昨于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
而視我此豈我曾日蕃之彼必有以奏也彬亦泣曰無
慮也因留師三日製師大小衣十六事程楊葉衣三十
六事白金十兩隨師入浙遊抗二十三日遊天台鴈宕

三十九日而是時諸弟子獨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三人至相見師遣散去即與兩比丘一道人還滇迄丁亥彬等別師又三載矣約何洲亟往謁過連州訪鄭御適故檢討程亨在焉則言師在重慶府大竹善慶里有隱士杜景賢者今爲禮越主人於是四人相與至善慶里師不知何在即隱士亦無可覓時新皇帝偵師甚嚴給事中胡濙太監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于市若旬有六日彬一日暫憩于寺合旁比丘程濟熟而視之曰汝在耶彬起而應之曰是

也急問師何在濟曰已結庵白龍山深處矣去此不遠吶人淚下如雨不敢出一聲比曉濟導諸人徑上下山坂委迤行十八九里而庵在焉天微曙矣扣扉比丘楊應能出引入拜師榻前見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蓋是日患痢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供膳狼狽至此相對而慟師隨問曰汝等携有方物為我嘗否彬居禁近特知師所嗜廠有金華火肉金山魚膾筍蔘豇豆肉鬆數味師見之大喜啓床頭尊酒啖之曰不嘗此三年矣謂於彬家嘗後無之也翼日師率彬等遊山中自近而遠

山以爲常甫一月乃別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可勿再來道路阻修一難也關津盤詰二難也况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別越三年爲永樂庚子華除之禁稍寬其秋八月彬復不能忘師束裝往謁始至南康蔡蓮家蓮已卒至襄陽訪廖平及王之臣亦俱卒至連州訪郭節亦已卒獨携一僮至滇仍循白龍山故道而入則見庵已毀矣詢之僧徒何往曰不知所之行遊數郡幾兩月方在鶴慶遷延間忽遇一比丘目之曰汝豈郍邪彬愕然比丘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曰文人

師是也問師起居云恙竊自喜遂隨比丘去三日得至師所師兀坐一室見彬至大喜庵乃楊葉兩人所築建林深樹密雨落成而兩人遂故即藏其骨于庵之東於是師命彬舉所餽獻奠之呼童沽酒是夕盡歡前此戚容愁氣悉消融矣惟言及楊葉則咨嗟久之流連彌月遣歸甲辰八月洪熙改元彬後往方及楚界投宿旅店至人口内有兩道人可與俱彬入見一道人鼾臥牀上眠之師也師覺見彬喜曰來此何爲曰訪師問師何往曰訪汝等彬問道路起居狀師曰近來健飯精爽倍常

明日即偕下江南仲冬彬遂同師至家師曰汝等幾人隨我周旋安險之間二十年戰戰兢兢一何艱苦因大慟慟已徐曰余想可老終矣遂偕遊天台偶聞洪熙升遐師曰吾心放下矣今後爾可往來想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且喜且悲時獨程濟一人朝夕從焉宣德二年彬死九年師復至其家留五日彬子晟具衣十襲餽之師與程濟往遊會稽時年六十有一矣其後莫知所之